

夜景步行街(水墨) 范扬

# 悟道与机缘

范迪安

艺术批评中常有一种奇怪的现象，面对一件艺术作品，往往难以在同一领域中找到恰当的评语，然而隔山有知音，在相邻的领域中可能掂出更能说明问题的参照对象。

唐张怀在《书议》中评王献之书法时曰：“子敬之法，非草非行，流便于行草，又处于其中间，无籍因循，宁拘制则，挺然秀出，务于简易。情驰神纵，超逸优游，临时制宜，从意适便。有若风行雨散，润色开花，笔法体势之中，最为风流者也。”

这一段文字说的是王献之的行草，但将此移评范扬的画，颇有几分恰当。范扬在两个世纪之交的几年里似乎得到了神助，以爆发出来的强劲之力将自己的画境大大地做了提升。在他的作品面前，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他作画之际“情驰神纵，超逸优游”的状态，就笔墨的意态而言，他浓笔酣墨，落在幅上皆成“文章”，呈现出解衣磐礴的畅快，达到了通权达变的火候。就描

绘的内容而言，他打通了山水、人物、花鸟原有门类界限，只要面对自然，便能“临事制宜，从意适便”，信手拈来皆得理法，在散乱的节奏中荡起形象的生机。范扬人到中年已达此大手境界，堪称在画坛上占了一席“风流”。

范扬的画看上去满幅轻松，却埋伏了雄强之骨和深厚学养。他对传统雄浑一体的画风显然是体悟颇深的，从宋元绘画到黄宾虹，都是他直接吸收的对象。他的胸臆开敞，喜读群书，研读史画论及文化论著，养成腹中经纶和思中识度。他也注重生活营养，投身于自然怀抱，采集养分，涤荡心灵，这些学养、才情、能力都是构成范扬绘画风格的基础，使他落笔便生墨韵，笔笔相连，连成景致不绝如缕的大千世界。

但是，范扬的智慧系统似乎还有一个玄机未得披露。他何以能够将极平凡自然的景致画得生机顿出，如同天造而成，“自然”得完全

没有法度的痕迹，这大概只能归结于他将禅宗的“顿悟”化解于心，将禅宗渗透在笔墨形象中。禅宗的理论认为，“顿悟”是包含有感知又超感知的认识瞬间。悟道之际，个体生命与外间世界形成了如火光闪耀般的感性直接关系，倏忽之间触及自然世界神秘的精神本体，体悟用逻辑思维百思不得其解的生命之谜。可以揣想，范扬在作画之际的态度就是一种“顿悟”状态。

他画中那些流畅的线条就是“悟”的附体，不受理性支配，一任感觉流发，在画面上成为欢跃的精灵。因此，他每幅画的感觉是完全不可复制。禅宗悟道离不开“机”的触动或引发，常常是受到某一机缘的启发而“顿然晓悟”，“悟”到刹那间，“即时豁然还得本心”，“其解脱在于一瞬”。在范扬那里，机缘的“机”就是他面对自然与视线中的事物。他山水画中的丘壑形象不是从理性选择来的，他甚至摒弃传统历史中那些经典格式，也放弃自己经验中的“先验图式”，谋求一种“即兴”状态下与物相接的因缘，只要能触及眼前的自然生命，他的笔下就生发自然的意态。所以他的画看上去在景物选择上极随意，作品却拥有极高的境界。他的“悟”与自然的“机”相碰撞的瞬间，便如同一股清风拂去眼前尘埃，使画面顿时明澈透亮起来。“悟”与“机”的关系就是创造主体与外部世界的关系，在中国哲理中，这两者既二分又合一，二分是现象，合一是本质，是可能达到的境界。这是中国特有心与物、自我与世界、创造论与本质论的智慧图式。这与西方传统很不一样，以至于现代西方哲学家如海德格尔、维特根斯坦等大哲都借“东风”以明拭“西洋镜”。

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新表现主义绘画为了打破绘画的静止状态，就用一种外部力量“介入”的手法造成画面的戏剧性效果。在绘画上，他们也曾想到一种令人惊讶的生动性，但往往不能奏效。而在在中国画家这里，只要学养和性情达到一定高度，就会有一双扰乱世界的慧眼。

重识 经典



油画《在红磨坊》，现被马克雷尼收藏

# 只画人物的劳特累克

何雅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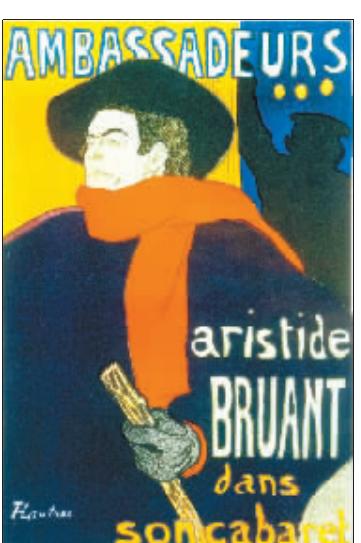
19世纪最后30年间，法国出现了一位年轻的画家，他的画处描绘灯红酒绿、醉生梦死的巴黎娱乐场所，却不含任何主观批判与品评；他受印象派画家的影响，却又背离了印象派的原则；他的线条自由流畅，形象充满漫画感，色彩简约清晰，却反映出他畸形的人生观。这些正是劳特累克独具一格的艺术个性，也是他的人生写照。

劳特累克，原名亨利·玛丽·雷蒙·德图卢兹·劳特累克·蒙法，1864年生于法国阿尔比，是查理大帝时代闻名的图卢兹伯爵和劳特累克子爵两个贵族的后裔。少年时的一次意外，造成他身体残疾。1872年，劳特累克在巴黎丰塔纳公立中学学习期间爱上了绘画，1882年，他进入巴黎博纳画室学习。在巴黎学画时他结识了贝尔纳和凡·高，并受到德加作品的启发，开始热衷于素描。1884年，劳特累克结识了酒吧老板布吕翁，为其画了很多广告画。1885年，劳特累克与凡·高相处，并在蒙马特建立起自己的画室。他崇拜德加，热衷素描，一度对高更的装饰性线条和平涂色彩感兴趣，但他比高更强烈，不久就把自己学到的一切加以改造，逐渐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，这种风格里还有杜米埃的影响。

在劳特累克的画作世界里，充分展示出他对生活环境的浓厚情感。蒙马特的街道、俱乐部、咖啡馆等他所熟悉的环境，都成为他作画的主题；过往的行人或醉汉，都是经常出现在他作品中的人物，甚至有相同人物多次登场的特点。有着可爱鼻子、带黑手套的依薇特·吉拜尔，以及优雅的舞娘瓦拉顿都是劳特累克的最爱。他以这些人物为题材，并在画中融入幽默及温暖。在幽默的外表之下，对于生活的郁闷和绝望也都表露无遗。劳特累克对人生不抱任何幻想，尽管这样的心情充分反映在他的作品中，却不会给人冷冰无情的感觉。

自1887年起，劳特累克开始定期参加在巴黎和布鲁塞尔举行的“二十人展”。1891年的广告、海报画以及彩色版画受到世人赏识，并于1893年在巴黎举行了个人画展。

劳特累克的艺术真正辉煌时期是在巴黎蒙马特居住的日子，那里是个新兴的娱乐区。他经常手里拿着一支画笔，怀着一个画家的激情和一颗对形式美敏感的心，出入舞场等会所，观察和描绘人们的生



海报《在大使酒店的阿里斯蒂德·布留安》，现藏劳特累克美术馆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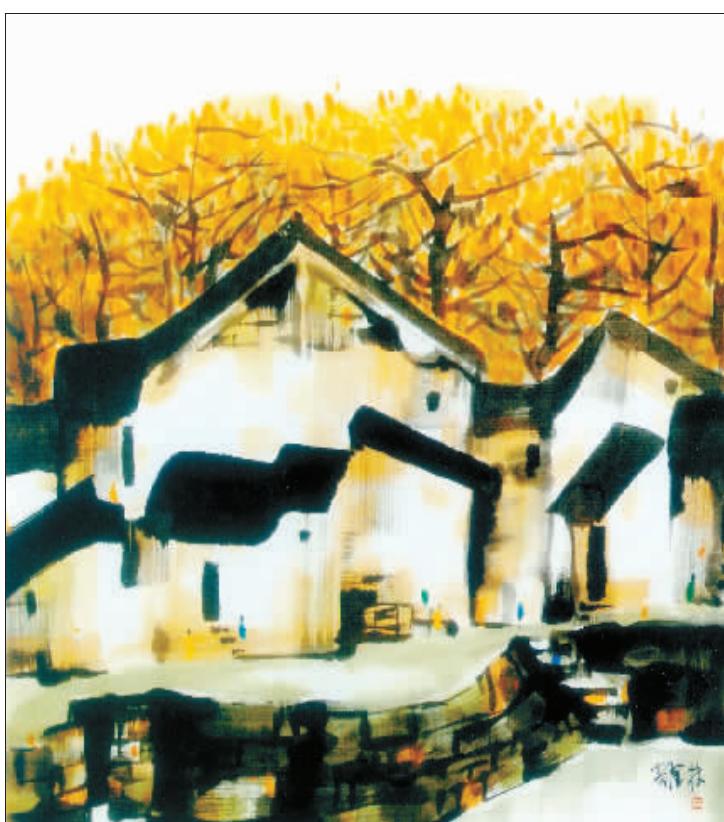
# 在大自然中提炼美

王明明

百年都市化进程中，我们渐渐失去的这些建筑瑰宝的深深眷恋、痛切和无限遗憾。他将民居与自然、与生态、与文化、与历史看做一个整体。这种情怀不仅在他的绘画中展现，也深浸在他文章中的字里行间。从作品中可以看出，李耀林是一位严肃、有责任感的当代艺术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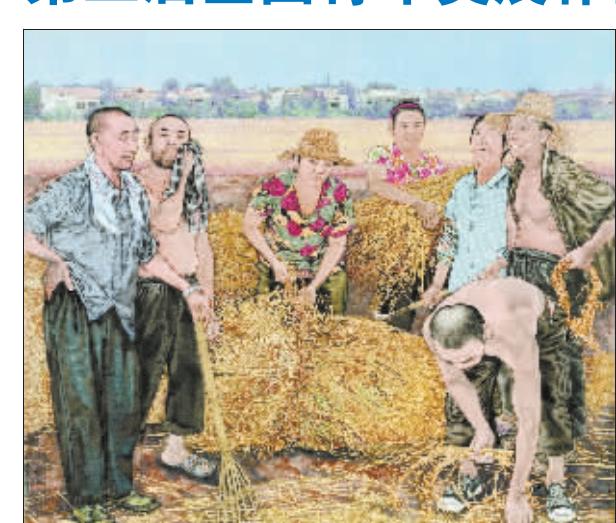
李耀林满怀对大自然的敬畏和深爱，带着田园牧歌般的情愫，奔走于高原、江河、密林、田野，到各地去写生，感受真实的大自然。他惯于在艺术的追寻中默默旅行，在大自然中提炼美。所以，李耀林的艺术创作有丰富的生活来源，有质朴的地域文化特点，有认真的艺术思考。他一方面潜心研读传统笔墨和中国文化精神，一方面考察西方现当代造型艺术和艺术思想，十分关注东西方的文化思潮、价值取向与当代演变，这使他更具当代艺术的融合性和创新性。

融合与创新为艺术带来活力，是艺术发展的规律。在融合与创新中继承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，创造自己民族更具活力的新艺术，是对每一位当代艺术家的考验。李耀林在这条并不轻松的道路上前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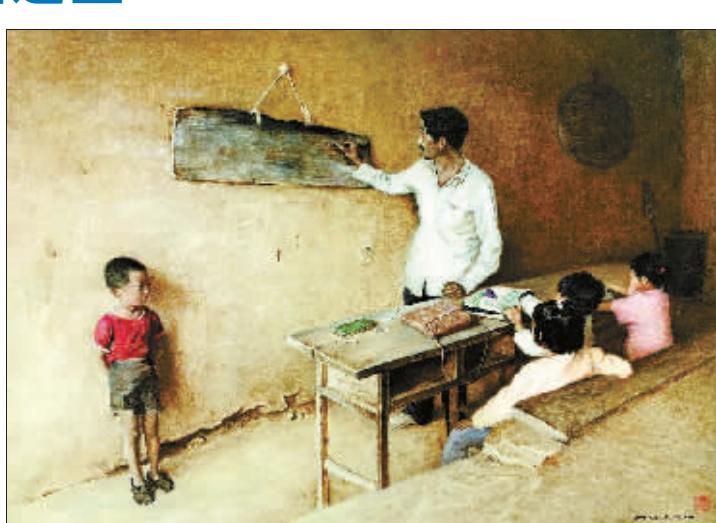


湘西小城(水墨) 李耀林

## 第三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品选登



收获(国画) 方正



我迟到了(油画) 胡鹏飞



霓裳(国画) 杨洋



物语系列之六(版画) 李学峰